

麦 刀

推动中国篆刻走向大众、走向世界

——从“‘金石永寿’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第四届院展暨院专题系列展”说开去

□ 本报记者 杨 阳

15年前,中国第一家以创作和研究篆刻艺术为核心的国家级院体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前称)成立。一大批海内外成就卓著的学者、艺术家云集于此,映出了中国印坛史上群星璀璨的一幕。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韩子勇所介绍:“篆刻院是国内最早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招收篆刻艺术独立学科方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单位。15年来,篆刻院在当代篆刻艺术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1年12月30日至1月18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7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以下简称篆刻院)建院15周年,由篆刻院主办的“‘金石永寿’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第四届院展暨院专题系列展——当代名家瓦当题跋邀请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办。

“金石永寿”系列展览首次亮相于2008年4月,展览汇聚了当今100多位国内知名篆刻家的500多件用寿山石镌刻的作品,集篆刻艺术、寿山石雕、寿山石“三美”为一体综合进行展示,充分体现了篆刻艺术的特征,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十几年过去,如今的“金石永寿”系列展除了汇集名家作品,还致力于推介印坛新生力量——“金石永寿”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第四届院展暨院专题系列展展出104名当代篆刻家作品,参展作者有篆刻院研究员50人、特邀作者54人,特邀作者中既包括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中青年篆刻家,也有崭露头角的印坛新秀,还有篆刻艺术独立学科建设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代表。此次展览是对篆刻院研究员最新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而一批特邀作者、印坛新秀以及篆刻艺术硕士、博士研究生参与则充分彰显了“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的指导方针。

篆刻院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还体现在举办“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篆刻艺术精品展”“‘入古出新——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等系列篆刻大展、联手西泮印社申报的“中国篆刻”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完成联合国指定的中国篆刻履约报告、组织了40多场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近百部专业书籍,篆刻艺术独立学科高等教材《中国篆刻艺术教学纲要》也即将编写完毕……这些行动直接推动了中国篆刻走向大众、走向世界。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秘书长郑晓华代表中国书协宣读的贺辞对篆刻院的工作进行了肯定:“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作为中国第一家以篆刻艺术研究和创作为核心的院体机构,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丰硕的创作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在骆院长带领下,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程。15年来,篆刻院在学科建设、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文化交流、展览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推动了当代篆刻艺术的繁荣发展。”

从2017年起,篆刻院开始举办以“入古出新”为主题的年度专题系列展,先后推出“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中华姓氏堂号暨历代篆刻家名号篆刻艺术展”“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提名全国中青年篆刻家作品展”等。一年一度的学术专题展,旨在贴近当下,针对篆刻艺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讨论,探索厘清或解决之途,发现和推出篆刻新人,在业界产生了良好反响。“当代名家瓦当题跋邀请展”是篆刻院一年一度的专题系列展的延续,同时也是本次展览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展览展出瓦当原件100枚以及院研究员和全国名家为瓦当拓片题跋的作品200件。由山东九宫阁齐国文字博物馆捐赠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100件齐国瓦当原件也在展览现场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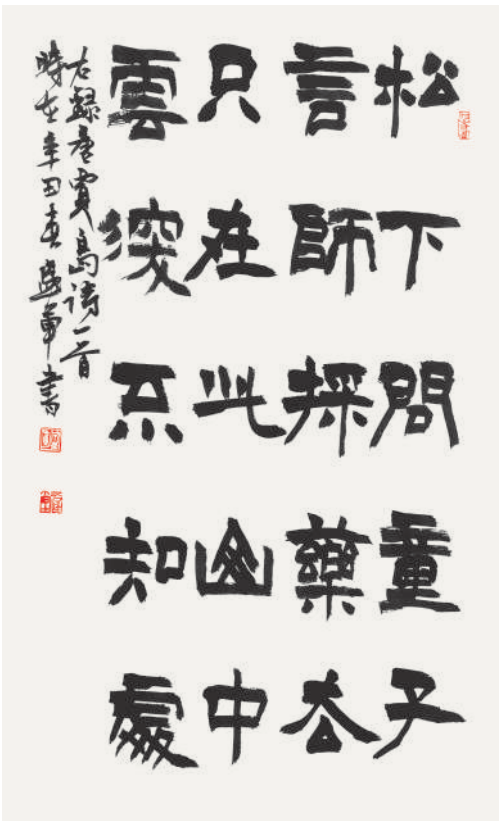
瓦当发展的鼎盛时期是战国至秦汉这段时间。早期,以陕西凤翔、山东临沂以及河北易县等地出土的瓦当为代表,及至秦汉时期已遍布各地。这些瓦当以文字、动物、植物图案

为主,古拙典雅、天趣横生。“这次我们展出的瓦当以战国时期齐国瓦当为主。齐国瓦当以半瓦为多见,动物和植物的图案居多,文字的较少。齐国瓦当题材丰富,构图生动独特,装饰性很强。”篆刻院院长骆芃芃说,此次专题系列展的目的是通过瓦当纹饰和篆刻作品的对比,找到可以借鉴和挖掘的角度。骆芃芃将此次展览的可借鉴之处归为三类:“瓦当上文字的时间跨度很长,有许多可以借鉴和运用的字例,吴昌硕先生的书作和印作‘道在瓦甃’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文字取法的榜样;印章本身章法的布局有许多可以从瓦当图案布局上借鉴,文字与图案组合也可以借鉴,包括印文与印边的关系处理;齐国瓦当美好而又清新,汉瓦当雄浑朴厚,不同年代形成的时代风格对印章风格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拓片题跋与书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位篆刻家必修的本领,拓片的题跋(包括全形拓)本来是早年没有照相机时人们对历史文物的一种记录方式,如今科学技术发达了,便成为中华绝学中一种重要的传承方式和技艺。在拓片题跋热度不断攀升的今天,研习这种传承方式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延续很有意义。”

美与力的交响

——观盛军书法

□ 张瑞田



贾岛诗《寻隐者不遇》 盛 军

甚。比如《西狭颂》《华山庙碑》《韩仁铭》《孔宙碑》《张迁碑》等碑额,以及汉代瓦当篆书、镜铭篆书等,寝馈其中,心领神会。这些篆书,用笔轻松,结字疏朗,对于隶书创作多有裨益。这是保持当代隶书古意的选择,是拓展当代隶书创作多元化的实践。作为占有大量书法资源的当代书法家,盛军头脑清楚,循序渐进,一点一滴地建立自己的隶书语言。

汉代以降,楷书、行草书崛起,导致隶书进入低潮期。代表作品、代表书法家屈指可数。直至清代,隶书以新的光芒照耀书坛。

书法史专家和书法家们一致认为,有清一代金石器皿的大量出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深处更加辉煌的文化遗存。对于清代书法家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不仅在隶书创作上有了突破,还建立了全新的隶书范式,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对于当代的隶书学习,不能忽视清代隶书,甚至有个人认为,实现当代隶书的创新,清代隶书藏有秘笈。

盛军相信这一点。他也敏感地意识到,“对待传统的帖学和新兴的碑学需要持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态度。虽然以书卷气为审美旨归的帖派书法和金石书法在审美范畴和创作技巧上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确如此。有着深厚篆隶基础的盛军,不满足已有的成果,他知道当代书法的处境,更知道当代书法创新的难度。然而,对于艺术而言,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盛军有了创新意识。

他到清代隶书中寻找支持。他看到了邓石如的与众不同。邓石如是有革新意识的书法家,他把隶书创作推向了极致。进入极致的书法,是让人望而生畏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一個极致的框架下得到自己的启悟。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邓石如,我们也有多重眼光。盛军的眼光很锐利。在一段时间里,他找来邓石如的篆隶作品,分析临摹,他以工匠精神体会邓石如的笔法、字法以及谋篇布局。从点画到结构,他有了自己的体会:“作品中‘美与力’往往是相辅相成的。笔墨痕迹蕴含着美的韵律和力的节奏,所表现出的强度、动感和气势无不显露出一种独特的魅力。力度感是书法形式美的核心,倾注着个人心力的笔画可以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我喜欢盛军这段话。很像作家写的创作谈,把所写的人物性格、故事成因、叙述特点交代得清清楚楚。盛军这段话把他的书法特点以及他的创作追求交代得清清楚楚,关键词是“美与力”。从这个美学视角看他的隶书作品,是不是恍然大悟了呢。

陈鹤典在《重刊书法雅言序引》中说到项穆写书的理由:“睹近世之易趋纤诡,宗苏、米之途,忘‘二王’之矩,著《书法雅言》。”纤诡即纤巧怪异,当时人多学习苏轼、米芾,逐渐怪异,很多人不重视“二王”的法度,因此项穆著述《书法雅言》以正视听。这个观点在《书法雅言》中也有体现:“子與距扬墨于昔,予则放苏米于今,垂之千秋,训者复起,必有知正书之功,不愧为圣人之徒矣。”

谈到苏、米的书风,项穆在书中多处批判:

《规矩》:“暨夫元章,以逞卓犖之才,也作鼓努惊奔之笔。”

《取舍》:“至米元章始变其法,超规越矩,虽有生气而笔法悉绝矣。”

《心相》:“他如李邕之挺踈,苏轼之肥软,米芾之努肆,亦非纯粹贞良之士,不过嘯傲风骚之流尔。”

《资学》:“李、苏、黄、米,邪正相伴。总而言之,傍流品也。”

傍流品是什么?项穆认为书分五品: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具体则是:“引伦蛇挂,顿拟纂蹲;或枯瘦巉岩,或浓肥而泛滥。譬之异卉奇珍,惊时駭俗,山雉片翰如凤,海鲸一鬣似龙也,斯谓傍流,其居五焉。”简而言之,项穆将苏、米归入最末流不可学之列。

明代人同样也有批评米芾的言论。王世贞言:“米元章源自王太令、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终愧大雅。”赵宦光言:“宋以下惟米氏纵横正锋,然不能祛蓬蔕之病。”吴宽言:“颜鲁公平日运笔清活圆润,能兼古人之长,米海岳则猛厉奇伟,终坠一偏之失。”这几位书法家的评述较为相似,肯定神采的基础上说米芾失之中和,偏离正统。

《书法雅言》也解释了如此批判的原因:“况元章之笔,妙在转折结构之间,略不思齐篆刻,徒似放纵割剪之夫,妄夸具得神奇,所谓舍其长而攻其短,无其善而有其病也。与东施之效顰,复奚间哉?”“苏、米之迹,世争临摹,予独哂为效顰者,岂妄言无谓哉!苏之点画雄劲,米之气势超动,是其长也。苏之浓竿横侧,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苏、米二人有着极强的个人特色,神采飞扬,但是不够中正。初学者容易被其表面的特征吸引,但限于个人的艺术水平,只能学到皮毛。所以,项穆才说:“初学之士,切不可看,趋向不正,取舍不明,徒似其病,不得其所能也。”

不只是后人这么批判,黄庭坚也说过这个问题:“东坡居士书,初出入于季李海、李北海之间,继学颜鲁公,晚兼颜、素之胜。其尺牍押书,纤徐婉转,纚纚如抽茧之丝。愚学者即刻意摹之,所未能到也。”苏轼的字虽然飘逸,但也是由唐人法度演变而来,学习者刻意临摹学习,恐怕学不到神采。

学者自身资质不足是主观原因,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迁移,学习的版本也随之劣化。宋代的人尚可对着米芾真迹学,朝代更替,战火纷起后大多数人只能学习碑版,王铎在《停云馆帖》帖尾处说:“丙戌春,过北海斋,观米海岳书,矫矫雄雉,变化于献之、柳、虞自为伸缩,观之不忍去。噫!兵燹之余,一时文献凋剥,乃仅存此卷,光怪陆离,不淹没于瓦砾。物之遇,由塞遇亨,可胜叹耶。”明代部分碑版遭到了损毁,学者对着损毁后的碑刻临习只会更加困难。

以米芾的《露筋之碑》为例,此碑现藏于泰州博物馆,曾七次翻刻,是现存最精的碑刻,也是明代苏州文徵明学生章表的勒石,还不是按真迹所刻,而是依原刻拓本翻刻而成。即便如此走样,此碑刻成后椎拓者依然众多,眼红其中利益的人“弄诸河中”。康熙九年疏浚运河时,才从河中捞起。如此一个走样的版本都有众人追捧,可想在当时这个拓本已经属于精拓了。

此外即便是原碑,也多有损毁残缺,书法家也会接补一二,文徵明就有补过苏轼作品的经历,在《跋苏文忠公赤壁赋》中说道:“右东坡先生亲书《赤壁赋》,前缺三行,谨按苏沧浪补自序之例,辄亦完之。”晚明书法家姜豎也有过补苏帖的行为,见《答谢民师帖卷》跋:“今为辰玉太史收藏,惜卷首脱数行,嘱余补之。”后补自然是没法达到原帖的神韵,如此

张引弦

从《书法雅言》看明代书法学习之不足

循环往复,学者愈发难以学到原本的神采。

米芾自己也在《海岳名言》中说道:“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已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可是真迹又有几人可以亲见呢,就连文徵明这样的大书法家也不过只看了十余卷苏轼的著作:“《养生论》粉泽纸书,大草《千字》乃黄蜡笺所写,《乞居常州奏状》虽小楷淳古,而剥蚀处多。如《赤壁赋》则前缺数行,《宜春帖子》又中失一纸。其《寒食篇》《芙蓉城诗》与《九辩帖》,皆削去题名,都非长公完璧。惟《伯时三马图赞》《宸奎阁记》《烟江叠嶂歌》与此《御书颂》,可谓拔乎罕者矣。”从文徵明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即便是这十余卷,也只有四件可称精品。明代大部分的普通学者看到临摹本或者刻帖已属不易。

学习已如此艰难,而不良商家为使利润最大化,在材料、拓工上大做文章,制作不同价格的拓本,以满足不同购买者的需求。如赵宦光得到《停云馆帖》后记载:“每一春秋,止拓数帧,以公同好。或有真能冰鉴者,举而赠之,间有以货财相易者,利而与之。饰以绲细,装以珉玉,定为十种,不二其价,列之下方……”记载最贵的有五两一张,最低至四钱一张,数十倍的差距,很难想象四钱的拓本质量低至什么程度。

由于传拓利润可观——不会过期,门槛较低,没有国货,存放方便,一间房、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因此催生了一批造假者。明范大澈在《碑帖记证》中记载:“近日吴中集诸帖刻之以欺人,亦名《甲秀堂》,与旧本一无所同。射利如此,好事者亦购之,皆可发笑。”只有名字是一样的,别的就是假的,一样有人掏钱购买,米芾、苏轼等名家更是造假重灾区。陈忠康在《兰亭序版本流变与影响》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兰亭序的版本流变,兰亭序在明清时已有数百个版本,可靠能学的版本不过十之一二,苏、米二人的书作有着同样的问题。

项穆在书中《取舍》一节中给出的学习建议是:“米书之源,出自颜、褚。如要学米,先柳入欧,由欧趋虔,自虔入褚。学至于是,自可窥大家之门,元章亦拜下风矣。”按照项穆的说法,将唐代这几位大家学习一轮再学习米字,这其中开销可想而知,非寒士所能酬也。相较于千金难求的晋唐书迹,学习宋人也多是条件受限的无奈之举。

明代书法还在日常使用,他们的练习时间远远大过现在的学子,却往往数十年都不得其法。现在一个没有摸过毛笔的高中生,经过一年的专业集训,都可以表达出三分的米芾神韵,书法高考就有多地统考和校考,选取米芾的字帖作为考试科目。这一批学子经过四年的专业训练,在毕业展上展出的作品很多都有传统的书法意趣。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时代的发展,受益于书法专业学科化、印刷业与网络的高度发达,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临习高清字帖,很多字帖低至一顿饭钱,而网络图版则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学习米芾已不再是什么难事。没有人再说“初学之士,切不可看,趋向不正,取舍不明,徒似其病,不得其所能也”这种话了。

资 讯

专家研讨歙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本报讯 2021年12月26日,由中国民协砚文化委员会学术指导,安徽歙县文旅体局主办,歙县工艺厂承办的“歙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举办。研讨会旨在为进一步加快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动歙砚产业做大做强,专家、学者、制砚艺术家等就如何应对大环境下歙砚的传承与发展,以及机雕冲石、市场饱和、同行相轻等一些客观存在的业界问题作了充分交流,并提出了一些积极中肯的建议。

歙县歙砚协会会长、书画家、著名制砚艺术家方见尘认为,砚学功夫在砚外,制砚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对文学、美学、哲学的追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祖伟在“歙砚制砚艺术的风格流派”主题发言中,重点就歙砚制砚艺术的风格流派,从徽州地域文化、全国各制砚流派等层面作了深入的考辨,认为歙砚制砚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丰富性将是歙砚文化复兴与繁荣的厚实基础。专家们表示,歙砚工作者们应在今后的创作中,更多地挖掘歙县本土故事、本土资源,用自己的方式将其镌刻在作品中,以歙砚为载体、以雕刻为媒介,更好讲述歙县故事、传播歙县声音。(冰 苒)

遂宁市书协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

本报讯 近日,遂宁市书协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陈刚连任主席团主席,柯小伟、覃白璧、王茂、杨庆、张永红、赵虎、骆庆东、邓奎当选副主席。

大会总结了遂宁市书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成绩和经验,部署当前和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修改协会章程,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大会通过了遂宁市书协题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带好队伍建好基地 奋力推

进遂宁市书法事业蓬勃健康发展》的工作报告。

中国书协理事,四川省书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王道义表示,遂宁市书协要认真挖掘整理遂宁、四川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巴蜀历史文化传承中的热点、亮点,进一步激发朝气、增强锐气,共同建设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的书法生态;弘扬巴蜀精神,讲好遂宁故事、四川故事,发挥书法艺术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赵 立)